



凡塵曉遇

專欄

老家的傻大哥

□李曉

前不久回到老家村子，我去看望傻大哥。在村里，乡亲们叫他傻大叔。

傻大哥见了，猛跑上来，用力抱住我。他转过身去，眼泪啪嗒啪嗒流，又转过身来，再次对我眨着浓眉下的眼睛直笑，为自己刚才的流泪有些不好意思起来。

我很感动。在城里，这些年车马熙熙中结交了不少人，有的激情之中喊出朋友一生一起走，浮浮沉沉中，很多人已渐渐飘出心房，淡出视线。只有这个傻大哥，还在我去看他时，激动得满脸通红，双肩耸动。

浓雾黏稠的山中，这一次我回老家去看傻大哥，他搭上楼梯，去小阁楼取上一块表面上已长了霉斑的老腊肉，嘴里一直喊着：“煮肉，煮肉，我们家兄弟回来了。”

傻大哥今年65岁，而今在他兄弟家生活。傻大哥7岁那年，正上小学读“我爱北京天安门”，患了一场脑膜炎，当时没钱医治，留下了智力残疾。傻大哥的父亲说，反正家里还有4个儿子，一个残了，还有3个，心里不急，也不慌，只是傻大哥的母亲常常望着儿子垂泪。

但傻大哥不是白吃饭的人，他有的是力气。我小时候就亲眼看过，几个村里大力士在打谷场上拼谁的力气大，轮到傻大哥上场，他把那个碾稻谷的石碾高高举过头顶，村里人惊呼中都服气了，傻大哥是冠军。

傻大哥年轻时，是村里的种地能手。很奇怪，傻大哥种粮食几乎是无师自通。二十四节气里庄稼地里的生生长长，是傻大哥匍匐的身影。傻大哥的身影，以一棵老柏树的姿态，扎根守护着我们的村子。

我家与傻大哥家来往密切，关系亲热。我叫他为“干哥哥”，是因为他母亲是我干娘。在我还是婴儿时，我母亲缺奶水，傻大哥的母亲也正在月子里，得知消息后，挤了一大碗奶汁送到我家，对我母亲说了一句：“你的儿子，也是我的儿子。”我的母亲顿时就哭了，村里怎么还有这么好的人啊。我接连吃了傻大哥母亲的奶汁，长得胖乎乎的，傻大哥的母亲当着我妈的面夸奖：“你看这娃娃，长大了肯定有福。”我母亲说：“你要是不嫌弃，就当你的干儿子吧。”傻大哥的母亲惊慌之中说：“是你们家不嫌弃啊。”于是干娘给我买来一根红布带缠在腰上，两家人在一起吃了一顿饭，算是

一种仪式，那红布带，一直到我上小学还缠在腰上。

我上初中二年级时，为写一篇作文在蜻蜓飞舞的稻田里观察，只见傻大哥掐下几粒稻子塞到嘴里“咯嘣咯嘣”嚼出声，对我笑眯眯地说，熟了，熟了。勤劳的傻大哥在月光下飞快地收割稻子，然后把成捆的稻子挑到打谷场上，连夜在石碾上打出稻粒。不久后的一个黄昏，傻大哥飞奔到我家，请我去他家吃南瓜干饭。一大碗香喷喷的南瓜饭下面，塞了几块油光闪闪的腊肉，这是傻大哥为我准备的。那天晚上，干娘说：“你好好读书，今后进了城，也帮我照看一下你这个干哥哥。”我点点头。傻大哥嘿嘿嘿地直笑。

那年腊月，母亲收拾了老家当进城和我退休的父亲一起居住。小货车卷起泥浆，“突突突”在山道上行驶，母亲从小货车后视镜里看见，后面跟着追跑的是老家的大黄狗，还有提着一个麻布口袋的傻大哥。母亲连声说，停车，停车。母亲蹲下身，摸着大黄狗的头，它“汪汪汪”叫，委屈的眼睛里似在责怪母亲狠心抛下它。母亲随后起身，接过傻大哥递来的一袋鸡蛋，这都是傻大哥在家喂养的鸡生的蛋，他还养了几只羊，平时羊在山坡上吃草时，陪着羊的傻大哥空闲时就躺在山坡上望天上的云。那天，傻大哥也哭了，母亲安慰他说，你可以跟你妈随时来城里看我。

母亲进城后，傻大哥常跟干娘进城来母亲家做客。干娘在前面高一脚低一脚地带路，傻大哥扛着沉沉的蛇皮带跟在后面，口袋里装着他在老家地里种的蔬菜瓜果。我跟故土藕断丝连的关系，也是在吃着傻大哥带来那老家山水气息的粮食时，贯通了我的血脉。

有一次，傻大哥跟干娘来到我家，裤腿是泥的傻大哥在客厅带来满地泥土，干娘连声责怪傻大哥不懂事，傻大哥起身退到了门外说：“妈，我在门外等你们。”

我赶紧把傻大哥连拖带拽请进屋里，傻大哥找来一张报纸垫在双脚上，规规矩矩坐着不动。

干爹先我干娘而去，临终前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我的傻大哥，干娘拉住干爹的手说，放心，还有我。干娘84岁那年离世，她离世前感觉自己快不行了，颠着小脚到村子里挨家挨户打招呼，多次弯腰鞠躬，嘱托他们不要欺负傻大哥。

干娘去世后，傻大哥常去干娘那瘦小的土坟旁独坐。傻大哥一直未婚，60岁以后被村里评为五保户，也被傻大哥的一个兄弟接到家里照料生活。但我的傻大哥，65岁了还没吃闲饭，坡上那些地、山下那些田，傻大哥还在那里佝偻着腰耕种着，他是尘土里的命。

(作者单位：重庆市万州区五桥街道办事处)

外婆栽下的那棵黄葛树

□周丁力

我一直觉得，在我们这个热爱黄葛树的都市里，每一棵黄葛树，像每一位市民一样，都有着自己的来历与故事。

40多年前，儿时的我，生活在一个三线建设工厂的家属区。在一个清秋的午后，一个小伙伴兴冲冲地跑上门来邀我去玩耍。他手里拖着一根鲜活的、3米多长的黄葛树枝丫跑来，那多汁的枝干，鲜嫩的绿叶很是诱人。外婆见了就着急地说：“你这娃娃，尽乱来，那活生生的树枝怎么就狠心折下来呢？它也晓得痛哩！”小伙伴头一低，嘀咕着说是别人给的，外婆便和蔼地说：“是那样，来，外婆给你们糖吃，你把树枝给外婆，我们一起拿去栽在外面空地上，等它长大了你们好乘凉。”我忙说：“外婆，你也乘凉！”外婆张开缺了齿的嘴笑一笑，没有回答我。

于是，我们便一起去寻了一角空地合力挖坑。坑挖得差不多了，外婆又叫我们去找一些小石块放在坑底，我们很是奇怪，外婆解释说：“这样树秧才好下根，黄葛树喜欢石头呢！”等到该栽树了，我的小伙伴突然叫喊起来：“哎呀，外婆。这树苗没有树根呀，怎么栽得活呢？”外婆呵呵一笑，说：“栽得活，栽得活！黄葛树命硬得很，它自己会长出根来的。”大家就一起培土，一起浇水，终于，一棵小小的黄葛树就亭亭地站在地上，很是神气，清风吹过，绿色的叶片就欢快地向我们摇动。记得那时我们都笑了。

那以后，外婆就时常照料那树，不让别的娃娃去伤害它。深秋的风吹过，它枝上的叶片就渐渐枯黄了，后来，就一片一片地都落光了。我曾很替它担心，怕它夭折。外婆总是安慰我说：“不要紧，叶子会重新长出来的”。冬天来临时，外婆还给小树加上支撑，缠上谷草，并摸着我的头说：“这样，小树过冬就不怕冷了。”

第二年春季的某一天，在我已经完全忘记了那棵树的时候，外婆悄悄地对我说：“小力，来，给你看一样东西。”外婆把我引到那棵小树前指着说：“你看，长苞苞了。”果然，那豌豆大小的绿色苞芽，一个个从那光秃秃的枝干上探出头来了。我高兴得大叫：“哎呀！它活了！它活了！”

(作者系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)

现在回想起来，外婆一定是出于对绿色植物发自内心的爱，出自那种把一棵树看成是一个会呼吸有体温的生灵的质朴情怀，栽种了那棵树，浇灌了它，培育了它。就像她曾经培育幼小的我一样。于是，在我们这个热爱黄葛树的都市里，便多了一片美好的绿，在我幼小的心里便多了一段美好的情愫；在我们这个应该日益葱郁的地球上，便多了一棵树。

时间逐年消逝，那棵黄葛树站立在那里，一年一个样。由一个柔弱的婴孩，长成了一个翩翩的少年，长成了一个健壮的青年。年复一年地，为人们撑起一角清凉而美丽的天空。外婆虽然已逝去多年，我家也早已迁居异地，但我有时会想起外婆，而记挂起那棵黄葛树。

前不久，我幼时居住过的那片家属区开始拆迁开发，我特意回旧地探望，其中一个重要的念想就是去探望那棵黄葛树。还好，虽然旧屋正在毁灭，但那棵已是根深叶茂的黄葛树，依然精神抖擞地站在原地，一边送走光阴，一边等待着我。也等待着，在它的不远处即将建起的新居，等待着必将在它周围徐徐展开的新的人间生活。

在一个秋夜里，几十年后，我又重新坐到那棵黄葛树下。那时，从远处吹过来的风，仿佛还是过去曾经吹拂过我的那一阵阵风；透过黄葛树茁壮的分枝，我仰望着满天的繁星，觉得那星星，仿佛还是过去，我曾经在树下仰望过的那些星星。于是就非常真切地忆起外婆音容笑貌，想起外婆的那份爱心、那份慈祥，想起那棵黄葛树虽然平凡，却是情意绵长的故事。

兴隆吊锅合渣，不够还可以加！

□傅发明

六年前，因工作关系在闻名遐迩的中华诗城奉节生活了一段时间。茶余饭后，我的同事介绍说，奉节不仅仅是“好山好水好地方，有诗有橙有远方”，不仅仅是有名扬天下的豇子鸡，“三脚坝”的吊锅合渣也不错，也是极有味道的。

奉节人口中的“三脚坝”（清朝时兴隆属于三脚坝乡），就是指的奉节县兴隆镇。兴隆镇地处奉节县东南部，距县政府驻地约40公里。境内及周边有三峡原乡、小寨天坑、天井峡地缝、龙桥河等众多景点，丰富的旅游资源带来了餐饮业的繁荣，吊锅合渣便是其中之一。

一次公干，终于与之来了个美丽的邂逅。记得当时公干完已是中午12点多，同事问我中午来吃点什么？我不假思索脱口而出：“我请你们吃吊锅合渣！”据说，吊锅合渣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土家族的生活方式和习俗。土家族人民习惯渔猎生活，便将食物放在悬挂的锅中烹煮，这种生活方式不仅解决了取暖问题，而且使得食物能够均匀受热，保留了食材的原汁原味。

进入店里，早已人满为患，约莫等了半个小时，饥肠辘辘的一行人五人在“翻了二台”的桌前落下了座。只见一张张方桌的中央都吊着一口铁锅，锅分成三格，里面分别盛有土家合渣、酸菜老鸭汤、锅巴土豆。一看“老三样”到位（一般这三样是标配），几位同事便狼吞虎咽地吃起来，我却勾起了思乡情结，这吊锅不是与我家乡“梭梭杆”（音）类似吗？在我家乡北部山区，也有用“梭梭杆”将鼎罐吊起一边烤火一边煨炖鲜竹笋、老腊肉等；这合渣不是与我家乡的“连渣闹儿”相似吗？即将黄豆泡胀磨浆，连渣带浆煮熟，放入自备的调料即成，也有人将花生或花生加黄豆磨细煮熟与米粥混合做成快餐，满街吆喝花生连渣闹儿，成为城里的街巷一景。

这时，忙得双脚不沾地的老板娘端着一偌大盘子连走带跑来到我们桌前，笑嘻嘻地说，实在对不住啊，让你们受饿啦，等久啦！这是我自家养的土猪肉自家灌的土家香肠，特香；这是烧白、苕粉腊肉、泡椒土豆片……老板娘话音未落，我开玩笑说，老板娘，你这桌菜要好多少钱哟，生意这么好，等了这么久，是不是多送我们几个菜补偿补偿啊。谁知，老板娘却爽快地笑答道，莫得问题，放心，我们这里是30元一个人包干，只管吃，不够还可以加！这可是我活了大辈子第一次遇见，真爽！于是口占了一首《品味兴隆镇吊锅合渣》：五谷磨来话未休，吊锅一挂系乡愁。合渣勾起深深忆，美味兴隆满齿留。至今回味无穷。

(作者系重庆市开州区作协会员)

